

冤罪者

『日』

折原一

袁斌译

女人啊

小心窗外那双眼睛

冤罪者

叙述性诡计之王
最高杰作

『日』折原一

袁斌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冤罪者 / (日) 折原一著; 袁斌译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404-5625-2

I. ①冤… II. ①折… ②袁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688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8-2012-146

ENZAISHA by ORIHARA Ichi

Copyright © 1997 by ORIHARA Ich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 1997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soft-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LIAONING WANGRON BOOK CO.,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ORIHARA Ichi arranged with

Bungeishunju Ltd.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, Japan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
TAIWAN.(R.O.C).

冤罪者

作 者: (日) 折原一

译 者: 袁 斌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策划编辑: 宋 君 应 凡

装帧设计: 朱君君 封面绘画: (日)xhxix

版式设计: 顾利军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394千字

印 张: 13.75
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625-2

定 价: 32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21-64386496)

目录

Contents

001 / 序章——黑夜的猎人们

015 / 第一章 黑暗审判

017 / 一 事件

中央线沿线女性连续遇害——

113 / 二 暗转

人又不是我杀的！

209 / 第二章 视觉陷阱画

211 / 一 波澜

我受够这样的生活了。

294 / 二 杀戮

五十岚友也，救救我——小谷美香

374 / 三 反转

凌辱那副美丽的身躯，杀掉她，丢弃掉。

417 / 终章——猎人们的黑夜

428 / 解说——折原一最高杰作

火是如此的伟大，威力无与伦比。

一根火柴的火焰便能让他沉迷兴奋。即便开始时渺小得连婴儿也能随手掐灭，但只要假以时日，火便会熊熊燃烧，发挥出人类无法驾驭的狂暴力量来。火焰之中，同时并存着赋予生命和毁灭生命的两股力量。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，让他魂牵梦萦。

此时，他手中所拿的就是一盒火柴。紫色底上，是一幅左手夹烟、右手持杯的女人画像。非常颓废。画旁的画布上，白色镂空地印着“Purple”的字样，地址是中野区中野五丁目。

之前他就对那里很在意，也曾跑去查探过。中野距离他所住的高圆寺只有一站电车的路程。坐电车去倒也可以，但他却有自己的爱车“隼”号。那是一年前父亲在他生日时买给他的。档段变速，车身群青，一眼便知速度迅猛。于是从买下的那一天起，他就给它起名叫“隼”号。他最喜欢的事，就是在自家周围细窄弯曲的小路和坡道，还有寺庙林立的杉并第八中学周边，一边调节着变速齿轮，一边轻快地飞驰而过。

隼号就是他的左膀右臂，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只要骑上它，他就能把一切烦恼抛之脑后，心情也变得爽快起来。不管是在学校被人叫译名“小虫”，遭人无视（译注：日语中“虫”与“无视”发音相同），还是父母之间的吵闹。这一切他都能忘掉。

那天，从学校回家的路上，他从高圆专卖店图书馆的门前横穿过环状七号线，沿着中央线的高架桥一路向东。在幽静的住宅区巷道里，他把车速提到了最快。道路曲折复杂，但太阳购物广场和中野区政府的大楼却总是矗立在眼前，倒也不至于会失去方向感。

“Go! Go! 冲啊，隼。冲啊!”

回应着他雄壮的呼喊，隼号加快了速度。那是一个梅雨时节里空气温热沉淀的夜晚。蹬了几分钟的车，他已经开始全身发烫。

穿过丸井的大楼，中野车站就在眼前。从大路的人行道上钻过中央线高架桥的下方，一直向着太阳购物广场大楼而去。在公交车站穿过人行道，从北口的交通环岛经过拱廊街。这地方实在是无法再让隼号飞驰，只得放缓车速，与人的步行速度保持一致，在混杂的人群中灵巧地穿梭前进。骑在车上把车停住，这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前轮斜倾，腰部从车座上抬起，巧妙地寻找平衡感。

在尽头处的大楼前右拐，之前的熙攘喧闹突然变得安静，行人也变得稀少。附近有许多酒吧和餐饮店，此时大概还处在准备营业的闲散时段。他让隼号缓缓滑行，一边确认沿路上的地址和店名，一边前进。

“Purple”坐落在那串长屋般的酒吧和挂着红灯笼的店边上，廉价的破烂木门挂着“准备中”的牌子。门外有块紫色的招牌，招牌上就像火柴盒的画一样，画着喝酒的女人和店名。招牌的灯还没点亮，被人胡乱地放在店门口，带插头的电线搭在“欢迎光临”字样的绿色脚踏垫上。

为了不让人起疑，他缓缓地从店门前通过。欢乐街的背后，他绕着低矮的公寓小区转一圈，之后又从下一个街角拐回了“Purple”。

这里，就是那家让他的父母争吵不休的店。

半年前的一天夜里，他被隔壁屋传来的怒吼声惊醒。揉着惺忪的睡眼，看看座钟的夜光指针，时间已经是半夜一点多。睁开眼，侧耳倾听，母亲的怒骂声传入耳中。

“这女人是谁啊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父亲的声音中似乎带着一丝畏惧。

“我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你和这女人有一腿。”

面对母亲的责难，父亲只是低声嘟哝着，声音无法传进他的屋里。虽然还只有十二岁，但他却已经明白，父母之间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。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原本就算不得幸福美满。

“那家店的名字是叫Purple吧？”

看起来，母亲是责难、质问父亲在一家名叫Purple的店里搞外遇的事。

几天之后，父亲离开了家。虽然母亲和他解释，说父亲调任了，但他却觉得其实是他们分居了。他喜欢父亲。比起暴躁易怒且神经质的母亲来，还是和虽然轻佻却从不生气的父亲在一起时更加开心。但从现实的角度来选择究竟和哪一方生活，他还是觉得和啰唆烦人的母亲一起生活更好。尽管缺点很多，但母亲做菜的手艺却很不错。

那件事发生两个月后，父母正式离婚了。直到那时，母亲才告诉了他真话，说是爸爸喜欢上了其他女人，不过母亲会从父亲那里拿到抚养费的，所以让他不必担心生活上的问题。

母亲以前一直专心做家庭主妇，或许是只靠那点抚养费实在不够的缘故，后来她也开始在家附近的超市里打工。母亲回家的时间变得不再规律，而他独自在家的时候也变得多了起来。

有一天，他在母亲的衣柜底下发现了一盒火柴盒。就是那盒Purple的火柴。他忽然想到，这或许便是导致父母离婚的那家店，于是决定等放学后去侦察一下。他盯着那家店看了一阵，只见店门推开，从屋里走出一个满脸倦意的中年女人。估计是这家店的老板吧。那女人脸上抹墙似的涂着厚厚的粉，身上穿着轻薄的紫色蕾丝裙。她用慵懒的目光瞟了他一眼，随后便把视线挪开，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把插头插进插座里。肮脏的招牌上电灯啪地一下亮起，变作艳丽的紫色霓虹，而之前那些污渍也不再显眼。无形之中，夜色渗出天空，这条街上开始散发出了一种让未成年人不能接近的微妙氛围。他不禁心想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“颓废”。

第一次“远征”几个月后的某天夜里，他在家独自一人吃过晚饭。那天早上，母亲曾经告诉他说会回来得很晚，让他随便弄点东西吃。近来母亲的生活也变得不再规律，有时甚至整夜都见不着她。超市里的工作结束之后，母亲似乎还得到小吃店里去做事。他扯开方便面的袋子，自己下了厨。菜只是用铝箔包裹的剩鸣门柑和已经开始发蔫的大葱。

独自一人吃着这令人发寒的饭菜，他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。当初自己就是因为母亲做菜的手艺才选择了跟随她，而眼下的这情形，却让他觉得还不如跟着父亲。嚼着泡得发软的难吃泡面，他的怒火烧向了那家伙，那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。尽管他并不觉得那女人就是父亲外遇的对象，但至少就是因为那家店的存在，他的父母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的。想着想着，他就觉得心里一阵无名火起，愤怒不断高涨。

直到半夜，母亲还是没有回来。凌晨一点多，他跨上隼号，再次出发前往中野，手里还拿着Purple的那盒火柴。

虽然已经到了秋天，但温湿的夜晚却让人直犯恶心。他拼命地蹬着脚踏板。如果警察跑来责问就麻烦了，所以他没有打开车灯。深夜的路上不见半个人影。中野站前一片寂静，只是不时有车从大路上驶过。他避开岗亭，从北口骑出，到了Purple店前。估计已经接近凌晨两点了吧，同一条路上虽然还有些店在营业，但Purple门前的霓虹灯却已熄了，周围寂静无声。他绕到了店后，看到两只黑色的垃圾袋，他下定了决心。每次心里感觉窝火的时候，他就会纵火。之前他也曾经在公园的垃圾箱和欺负过他的同学家围墙下放过火。每一次火都不大，也没能造成火灾，但只要点上把火，他就会感觉心情舒畅。

从隼号上跳下，把车靠到路对面公寓的红砖墙上，他从衣兜里掏出装满汽油的小药瓶，把瓶里的汽油洒到了自带的报纸上。之后，他擦燃一根Purple的火柴。看好了，这可是在用Purple的火柴点燃Purple哦。就算被一把火烧光又有何妨？真是大快人心啊。

他把烧着的报纸扔进了袋子里。没过多久，刚开始时还奄奄一息的火苗便蹿到了袋子的顶端，火的范围逐渐扩大。

这时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声女人的尖叫。他以为是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人看到，环顾了一下周围，却没有看到半个人影。估计是恐惧感造成的幻听吧。深呼吸一口，他向着路对面那堵靠着自行车的公寓围墙跑去。

就在他跨上自行车，打算尽快逃走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脑袋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。自行车倒在地上，黑色的影子猛地扑到他身上。糟了，让

人给抓住了吗？Purple的火依旧蔓延着，橙红的火光照亮了扑在他身上的那人的脸庞。虽然对方戴着黑皮面罩，但那张脸还是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视网膜上。右眼旁那两颗如同孪生儿一般并列着的黑痣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饶……饶了我吧。我没有恶意的……”

面对已经彻底死心的他，对方低沉嘶哑的声音传出来。或许是透过面罩的缘故，那声音听起来带着奇妙的颤抖。

“可恶，竟然让你给看到了。”

随后，对方又不屑地哼了一声，“咱们彼此都看到了些不该看的。小子，这事可是咱们两人之间的秘密哦。”

他只得点头。那家伙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杀意般的危险气息，不知何故，周围似乎飘荡着汽油般的气味。为什么这家伙身上也会有汽油味儿？

“如果你敢把这件事说出去，那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子，我这话可不是在和你开玩笑，是认真的哦。”

黑影用没有半点起伏声音说完，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他仿佛从咒缚中解脱出来一般，跨上隼号，全速飞奔了起来，身后的火势愈来愈大，阵阵热浪向他的背心袭来。

自己是怎么回到高圆寺的，他的脑海里已没有半点记忆。唯一记得的，是自行车风驰电掣的感觉，和自己嘴里不停地呼喝着“冲啊，隼，冲啊”的口号。骑进高圆寺那条熟悉的街道，中野方向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时，他才终于回过神来。

回到家里一看，母亲已经在家里了。喝得烂醉的母亲觉察到他回家，抬起头厉声喝问之前他都上哪儿去了，狠狠地在他脸上来了一记耳光。然而，这样的责打，和他刚才犯下的胆大妄为的罪行相比，如同被蚊虫叮咬一般的轻微伤痕。

钻进被窝，他感觉刚才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。那是个噩梦，而那个戴着黑皮面罩的身影，也只是眼睛的错觉。但脸颊上被母亲打的痛觉，

却告诉他那不是梦。

看过第二天的晚报，他明白了整个“案件”。

《中野公寓中，年轻女性惨遭杀害——连续强奸杀人案？》

……六日凌晨二时许，消防队员发现中野区中野五丁目珍珠公寓馆号201室，会社职员A小姐（25岁）居住的屋里冒出浓烟。同一消防署内的消防队员随后赶到，扑灭大火，于室内发现了一具被烧死的女性尸体……是时，公寓周围恰巧发生一起纵火骚动，正在搜查纵火事件的警视厅中野警署警员立刻赶到，对A小姐的尸体进行了辨认……此外，A小姐是先被人掐死，之后被泼上汽油，因其作案手法与近来于杉并区内接连发生的强奸杀人案颇为相似，该警署目前已将此案假定为与连续杀人案相关，并展开了调查……

《中野发生纵火骚动》

……六日凌晨二时许，营业者发现中野五丁目Purple酒吧后的垃圾堆起火……幸好发现较早，大火只是烧毁了店铺的一部分便被扑灭。因现场并未发现失火迹象，因而警视厅中野警署将此事视为故意纵火。与此同时，店铺对面的公寓内发生杀人案，该警署认为纵火案与杀人案或为同一人所为，目前正倾力调查寻找可疑人员……

2

五十岚友也从冰箱里拿出350毫升的罐啤，扣住拉环，打开。冰凉的啤酒沁透刚泡过澡的滚热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令他感觉无比惬意。

他光着上身躺在床上，伸手拿起枕边那本看了一半的乔·克里亚利的《高险之路》。那是一本刚翻译过来不久的新作，翻开夹着书签的160页时，他心想差不多也该来了吧。

电话响起。

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了听筒。

“晚上好，我是美香。”

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女人声音听起来很奇妙，感觉就像是在捏假嗓一样。这就是她说话的特征，不管关系如何亲近，她这种说话声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。

“哟，美香，晚上好。”

“你在干吗呢？”

“看书呢。”

这是两人间交谈时的固定台词，若是不这样说上两句，交谈便无法开始。

“那本克里亚利的《高险之路》，你看了吗？”

“嗯，我这儿正在看呢。”

“我已经看完了，挺有意思的。那个……”

“别再说了。我这儿正看着呢，别剥夺我的乐趣啊。”

“那你给我推荐本有意思的书吧。要新作哦。”

“行啊。强烈推荐你看托马斯·布洛克的《超音速漂流》。看过之后你肯定会爱不释手，哪怕熬个通宵也会一口气看完的。”

“谢了。明天我就去买。”

话题从新书转移到事件、恋爱和闲谈。就算只是一些无聊乏味的小事，只要能和她聊聊，他的内心也会放松下来。

刚开始时，是一通打错的电话。那一天他也是刚泡完澡，喝着啤酒躺在床上，电话便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，我是美香。上次你给我推荐的那本理查德·尼利的《杀人症候群》真是棒了。我彻底被蒙骗了呢。那个结局……”

要是任由对方再继续说下去的话，她肯定会把结局给说出来的。他连忙插嘴说。

“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您是不是打错了啊？”

一瞬之后，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对方深吸一口气的声音。

“哎？你不是佐久间啊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啊，真是失礼了。”

随后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当时他自己也正在看尼利的《杀人症候群》，所以内心之中其实也挺想和那个女人再多聊两句的。

三天后，那女的又打来了电话。

“我说孝子，汤普森的那本《A—10夺还小队，出动》，写得真是精彩极了，惊险刺激，感觉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似的。”

“抱歉，您似乎又打错了。我叫五十岚。”

两个星期前，他才刚看完这本新作。心里也有想和对方交流一下的想法，他就只是指出了对方的错误。

“抱歉。”说完，对方便挂断了电话。

两天后，电话又来了。

“我说，托尼·肯里克的《巴尼，拿起枪来》……”

“嗯，我也挺喜欢那本的。肯里克的书，还是那本《空中劫匪》最棒吧。”

他用玩笑对付了一句。接连打错三次电话，他心里也有了一分享受的余力。

“啊，我怎么会这么粗心啊。”

她似乎一下子着了慌，说出了自己原本要拨的号码。

“对，号码倒是没错。不过大概是之前那人的电话吧。我到这儿来还只有半年时间。”

“或许吧。孝子——就是我那朋友，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她了，都不知道她搬走了。接连打错那么多次，我也早该察觉不对劲了呢。”

“听你说的那些话，你似乎很喜欢推理小说啊？”

“嗯，喜欢得不行。”她略带羞涩地说，“你也是吗？”

随后，两人忘记了这本是一通打错的电话，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。

她看过不少新作。过了一阵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哎呀，真是抱歉。一不留神就煲了这么久的电话粥，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吧？”

“没事，我这儿也正无聊得紧呢。能和你聊聊，我也挺开心的。”

“说来有些失礼。”她战战兢兢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今后我还可以给您打电话吗？”

“可以啊。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号码，我给你打过去也行。”

“啊，不，不必。我会估算着您在家的时候打的。”

“那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小谷美香。‘大小’的‘小’，‘山谷’的‘谷’。今后也请多多指教。”

通过电话，两人开始了定期的联络。他和她从未见过面。两人间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推理，每次都谈得很投机。

3

小谷美香蜷身蹲在黑暗之中，压低嗓门不停哭泣。被丈夫踢到的腰部抽痛不止，炽热灼痛。

每次丈夫对她拳脚相加时，她都会想到离婚，但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她只会变得乖乖听命。这样的自己，让她感觉很难为情。本来不该是这样的。殴打、咒骂、愚弄、侮辱，就算自尊心被践踏得伤痕累累，自己还是会在丈夫面前跪地求饶。冷静的她，用清醒的目光看着这一幕。

——你可真够傻的。这样一个家，干脆走掉得了。

“迟早一天，我会离开的。”

——那种家伙，你还留恋他干吗？又没孩子，不如洒脱点儿。

“是啊，一点儿都没错。”

——胆小鬼。

“我也有自尊。迟早一天，我会甩掉他的。”

可到头来，自己还是没勇气这么做。唉，真够丢脸的。

每次回想起在东京时的那段开心的青春来，泪水就会夺眶而出。

拉门突然开了。背对着起居室投身而来的灯光，黑色的人影伫立在眼前。

“还他妈哭哭啼啼的是吧？”丈夫走到美香身旁，用粗壮的手掐住了她的脖颈，“知道反抗我是什么下场了吧？”

丈夫放开她，一脚踹到她的背上。一瞬间，她差点儿就背过气去。当刺痛渐渐消退，化作隐痛时，她的心中涌起了对酗酒丈夫的憎恶。

她恨不得杀了这个男人。从名古屋这里，该怎样才能到东京去呢？在东京，美香有个可以依靠的对象。可那个人……

“告诉你，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的。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揪回来。”

丈夫的目光，仿佛时刻都能洞悉美香的内心。

之前她也曾几次试图逃离，但最后却还是被丈夫找到，揪回家里。

“不管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都会乖乖听话的，只求你别打我了。”她楚楚哀求。

“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不会碰你的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这样才对嘛。我爱你，不能没有你。”

丈夫把她扑倒在地。每次与丈夫的身体相触，被他打到的部位就会疼痛，让她忍不住叫出声来。丈夫把这声音误当成是她的欣喜之声，喘着粗气不停地爱抚她的身体。

这家伙不是人！

如果下次逃走时再被抓到，估计丈夫能把她给杀了。

“没错，我会先杀了你，然后我再自杀。”丈夫放了狠话，“与其